

# 大辩从辟古里出来

英之岚\*

何谓“大辩”？非市井之徒斗口，亦非书生纸上谈兵，而是关乎世道人心、历史走向的宏大论辩。真正的“大辩”，必须“从辟古里出来”——这个看似古怪的说法，实则揭示了深刻道理：“辟”是开辟，“古”是历史与传统，“里”是内在精髓。大辩之真谛，在于从对历史传统的深度开掘中获得力量，而非凭空杜撰或盲从时论。

那么，如何让大辩真正“从辟古里出来”？首先需要“策锁”——这是思想的逻辑框架与方法论。没有严密的“策锁”，论辩便如散沙不可收拾。孔子修《春秋》，一字褒贬，正是以微言大义为“策锁”，将鲁国史记点化为辨明是非的利器。这种“策锁”，既约束思想不致漫溢，又锁定关键让论辩有的放矢。

有了“策锁”，还需努力“拉史”——梳理历史脉络，从历史长河中汲取智慧。然而“拉史”之道，讲究分寸。过分迷信古人，便会导致“辩密”——思想僵化，失去活力。汉儒皓首穷经，却落入章句之学的窠臼，正是“辩密”之弊。此时必须“打开塞路”，如司马迁著《史记》，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”，让历史活起来，让古人的智慧在当下流通。“以史为鉴，可以知兴替”，这“打开塞路”的功夫，正是古今对话的关键。

“拉史”更不能只顾“拉史”。若只知堆砌史料，便会导致“致创”，使思想千疮百孔；若固执己见，便会“刚裂”，使论辩支离破碎。鲁迅先生的杂文，以如椽巨笔“拉史”却不拘泥于史，总能击中要害而不“刚裂”，正是“拉史”有度的典范。

更重要的是，无论“拉史”还是“打开塞路”，都要准备好“未生之止”——那些尚未实现但可预见的目标，为论辩注入前瞻性。古人云：“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”，这“乘凉”便是“未生之止”，它让论辩既有历史厚度，又有未来向度。

“拉史”完毕，必须“冲水”——去掉水分，不能水文。欧阳修作《醉翁亭记》，首句“环滁皆山也”仅五字，却经过反复锤炼，正是“冲水”之功。议论文贵精不贵多，唯有“冲”去冗词赘句，方能使思想如钻石般纯粹闪光。

综观今日之世，各种论辩纷繁复杂，却常失之于浅薄。或食古不化，陷入“辩密”之困；或妄自尊大，落入“拉稀”之弊；或堆砌辞藻，沦为“水文”之流。如何让大辩真正“从辟古里出来”？当以“策锁”为框架，以“拉史”为方法，既“打开塞路”破除“辩密”，又心怀“未生之止”避免“致创”，最后以“冲水”之功去芜存菁。唯有如此，才能在古今交汇处，发出真正有力量的“大辩”之声，让思想的火炬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。